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小五義
第三十五回 盜髮簪柳員外受哄 舞寶劍鍾太保添歡

且說蔣四爺借著點酒，把臉一蓋，故意假醉，拿燈燭將窗櫺紙點著。老家人沒看明白，往裡就跑，嚷道：「四老爺放火！」有何緣故呢？是鄉下最怕失火。柳青出來，蔣爺把他一把揪住說：「姓柳的，我們哥們幫著你盜金子，絕不含糊。如今我遠路而來，你來回的冤我，一百使不得，二百下不去，三百不夠朋友。說話不算，你就擦粉。」柳青說：「你真要盜？」四爺說：「我作什麼來咧？」柳爺說：「屋裡來。」廚役把傢伙撤去，蔣爺坐在東邊，柳爺坐在西邊。柳青說：「盜哇！」蔣爺說：「有言在先，連盜帶還，一個時辰。你把帽子摘下來，你把簪子拔下來，讓我的小搬運童兒瞧一瞧。」柳爺摘了帽子，拔了簪子，遞過來說：「什麼搬運童兒？」蔣爺瞧簪，仍是那個水磨竹的，一邊有個燕蝙蝠，那邊一個圓「壽」字。柳爺說：「搬運童兒可受過異人的傳授？」蔣爺說：「還能呼風喚雨，撒豆成兵。」柳爺說：「誰教的你？」蔣爺說：「黎山老母。」柳爺說：「你別糊說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把簪子放好了，你叫大家出去，別在這裡瞧著。」家內二□多人全擠著要看。柳爺將大眾喝出，眾人在窗外觀瞧。

蔣爺說：「我要盜，盜個手明眼亮。你把兩隻手擱在桌子上，我把兩隻手搭在桌上，淨教搬運童去盜。」柳青半信半疑，就將手放於桌上。蔣爺兩隻手壓住柳青兩隻手，說：「小搬運童兒，去把他那簪子拔下來。咱們作個臉，慢慢走，上了腿了，上肩膀兒了。」

鬧的柳爺毛毛咕咕的，說：「怎麼看不見？」蔣爺說：「三寸高，你是肉眼凡胎，如何看的見？」柳青說：「你哪？」四爺說：「我是慧眼。」柳爺連肩膀帶腿、腦袋亂搖亂晃。蔣爺說：「你摔了我童兒的腰哪！」柳爺說：「別瞎說了。」蔣爺說：「瞎說？盜下來了。」柳爺不信。蔣爺抬起一隻手來，往上一翻，仍然拿手背還是壓著柳青的手，一舒掌說：「你看簪子。」柳爺一怔，果然盜下來了。一合手，交與他的左手。柳青接來燈下一看：「呀！病夫，你真有些鬼鬼祟祟的。」蔣爺劈手奪來，仍又拿自己的右手壓住他的左手說：「淨盜不算為奇，還要與你還上。」柳爺說：「不還，我也不出去。」

蔣爺說：「還上，你可別矯情了。」柳爺說：「只要還上，就算你贏。」蔣爺說：「連盜帶還，沒有一個時辰罷？」柳爺說：「這時就還上，可沒一個時辰。工夫一大，可就過了時刻了。」蔣爺說：「你淨矯情，早還上了。」柳爺不信，蔣爺將雙手往下一撤，說：「你摸去。」柳爺回手一摸，果然還上了，說：「怪道哇，怪道！」

蔣爺說：「你說話罷，是出去不出去？」柳青說：「讓我出去不難，還得依我一件事情。」蔣爺說：「你不出去就罷，別為難我了。怎麼還得依你一件事情呢？」柳爺說：「只要依我這件事情，我就出去。怕你不應。」蔣爺說：「你說罷。」柳爺說：「你把這盜簪的法子教給我，就隨你出去。」蔣爺道：「不難，等著得便之時再教。」柳爺說：「不成，立刻就教。」蔣爺說：「淨持授桃木人得一年。」柳爺說：「我就等一年。」

蔣爺說：「你等一年，我可等不了一年。也罷，我當時就把你教會，你便怎樣？」柳爺說：「我再不去，我是個畜類！這個咒不能一時就會。」蔣爺說：「行七字靈文八字咒，一教就會。」柳爺大樂，說：「來罷，老師你教給我罷。」蔣爺說：「你方才看著盜的快不快？」柳爺說：「快。」蔣爺說：「不快，還能快，你看又盜下來了。」柳爺驚疑不止，連說：「好快！好快！」四爺說：「又還上了。」柳爺一摸，果然還上了。連著五六次，柳爺總未省悟。這回柳爺摸著還未回手，蔣爺說：「又盜下來了。」柳爺一把揪住說：「好病夫，你冤苦了我了！」

列位，這本是蔣爺玩的個戲法，說書總講「情理」二字。蔣爺自打五接松瞧了他這只簪子，花樣尺寸就記在心裡，照樣買了一個。宋時年間，攏髮包巾，滿街上都是賣簪子的，故此買容易。未盜簪時，叫柳爺摘下來看，怕不是那個。論柳爺家內，什麼簪子無有，可巧還是那個。不教眾人在眼前，怕他們看出來。叫柳爺雙手放桌上，他拿手壓著柳爺的手，怕他回手一摸，就不行了。哄信了他之後，所以是左盜右還的，那時摸出算完了。蔣爺讓柳爺抓住，說：「是兩個。」四爺說：「可不是兩個？我實無別法，想了這個招兒。你出去呢，咱們大家報仇；你出去，我就死在你的眼前。」說罷，跪下哭道：「你怎麼樣了？」鬧的柳爺無法，也就哭了，說：「四哥，不是我出去。」

四爺說：「你不必說了，我大哥得罪於你，必教我大哥與你大大的賠一個不是就完了。」

柳爺說：「也不用。」隨戴上頭巾飲酒。

次日起身，蔣爺教多帶熏香，直奔晨起望。非只一日，到了路、魯的門首，直入裡面，見大眾行禮，連焦、孟、史雲全都見過。有人進來說，外面有二人，口稱龍滔、姚猛。二位請入見禮。蔣爺一見姚猛，好人物樣兒。智爺也打外面進來，大家全見個面，將自己的事細說一遍。蔣爺說：「智賢弟出主意罷。」智爺說：「裡頭人少，讓他們二位去。」蔣爺說：「龍、姚二位，你們看可行啊？太粗魯些。」智爺說：「可以，這樣更好。我告訴蔣四哥一套話，你慢慢的教他們。丁二爺、柳爺，你們二位算表兄弟。柳爺算送二弟去，你不降，苦勸再降。二爺你別說真名姓，就說叫趙蘭弟。」二爺說：「為何教我改姓？」智爺說：「你不算改姓，本是趙蘭的兄弟，故此是趙蘭弟。」二爺一笑說：「你真可以，就是了。」智爺安排好了，說：「我在君山等去。」說畢，起身回君山去了。

智爺回君山，走早八寨回承運殿。可巧這日就剩鍾雄一人在承運殿獨坐。正然寂寞，忽然智爺進來。智爺問：「他們都上那裡去了？」鍾雄說：「他們大眾同沙大哥閒遊去了。沙大哥總覺心中有些不快，大眾陪著沙大哥去遊山，教他散散心去。」智爺說：「這個展護衛，我又沒在家，是怎麼降得？」鍾雄說：「並未准降。我那日到引列長虹，他說了許多的好話，什麼是死有餘罪的人，身該萬死的人，寨主還有這般優待。我說既然這樣，何不請到承運殿一敘。他雖來，不知歸降不歸降。」智爺說：「好辦，交給我了。只是還有件事。」寨主問：「什麼事情？請說。」智爺說：「來這些日子了，我把山中眾位寨主們連前帶後，連嘍兵全算上，有賢有愚，有奸有忠，惟獨有一個人我看著奇怪。」寨主說：「是誰呀？」智爺說：「武國南、武國北。這兩個人可是親弟兄不是？」

鍾雄說：「不是，那是我們這老家人武成之於，長子，也是三□歲了。他檢來這麼個孩子，拿蒲包兒包著，還是一身的胎練，小毛衫上寫著生辰八字。抱回來現找我的奶娘，可著家人誰也不許說是抱的，就說是親生自養的。他的父親在我天倫手裡出過力，死後還是我發送的。」智爺說：「此人早把他趕下山去，萬般要不得。他相貌是兔頭蛇眼，鼠耳鷹腮，其意不端，萬要不得。」寨主說：「有賢弟這一論，有我在，他不敢怎樣。」

智爺說：「豈不聞『大福不在，必生禍亂』？」鍾雄說：「誠哉，是言也！」話言未了，大眾歸回，一同吃酒。

次日早飯用畢，嘍兵報道：「虎頭崖下來了兩個投山的。」鍾雄一擺手，嘍兵撒身出去。鍾雄說：「智賢弟，你出去看看，若看出破綻，不用與我商議，立刻結果性命。」

智爺點頭出去。去夠多時，進承運殿說：「外面兩個投山的，小弟帶來，哥哥再過過目。」說：「將二位請將進來。」說：「我家寨主有請二位。」先啟簾櫳進來，鍾雄一瞧，二位堂堂的儀表：一個是銀紅色武生巾，銀紅箭袖，鵝黃絲鸞帶，薄底快靴，天青色的跨馬服，腰懸寶劍，翠藍挽手飄垂；面似桃花，細眉朗目，形相端正，唇似涂硃，牙排碎玉，大耳垂輪，好一位面如少女的英才。一個是藍緞六瓣壯帽，藍緞箭袖，皂緞靴，杏黃絲鸞帶，肋下佩刀；面若銀盆，粗眉大眼，虎視昂昂。鍾雄看罷，喜之不盡。見二人欲行大禮，鍾雄離位攙住說：「不敢。未曾領教二位貴姓高名？」說：「寨主在上，小可姓柳名青，匪號人稱白面判官，居住鳳陽府五柳溝。這是我個表弟，他叫趙蘭弟。皆因他父母雙亡，有點本事，性情驕傲，我怕他在匪人的隊內，歲數年輕，一步走錯，恐怕對不住我去世的姑母。聽見寨主這裡掛榜招賢，特地將他送來，早早晚晚跟寨主學些本事。不知寨主可肯收

納？」鍾雄說：「我這裡招賢掛榜，聘請還恐不至，焉有不收之理！」柳青說：「如此說來，我當面謝過，我就要告辭。」鍾雄說：「不是說你們二位？怎麼兄台要走哪！」柳青說：「小可家中事煩，又是買賣，又是地畝，全憑小可一人照管，實在不能投山人伙。」連智爺在旁苦勸，這才點頭。

智爺與大家見過，鍾雄擺酒，頃刻杯盤齊備，酒過三巡，智爺問道：「趙蘭弟肋佩雙鋒，必然是好劍法。」二爺說：「才學，漫說是好，連會也不敢說。」智爺說：「你這是太謙。你們二位投山，咱們都是前世的夙緣，稱得起是一見如故。酒席眼前無以為樂，煩勞施展劍法，我們瞻仰瞻仰。」回答：「本領不佳，不敢當著大寨主出醜。」智爺說：「不必太謙了，施展施展罷。」柳青說：「既是眾位說著，你就舞一趟，那點不到，好跟眾位領教。」二爺點頭，把劍匣摘將下來，放在桌上，袖袂一挽，衣襟一弔，「嗆啷」一聲，寶劍出匣。眾人一看此劍，寒光的的，奪人耳目，冷氣森森。鍾雄一瞧，暗暗驚訝，睹物知人，就知道二爺的本領不錯。再看二爺，將身一躍，手中這口劍上下翻飛，躡高縱矮，一點聲音無有。人人賀彩，個個生歡，好劍法！好劍法！收住勢子，氣不壅出，面不更色。鍾雄就知道平素諳練的工夫純熟。鍾雄親遞三杯酒道勞。智爺說：「可不是，我這個人沒夠，還要奉懇一趟，我們這裡還有一位陪著你走一趟。」丁二爺說：「使得，使得。」衝著展爺又是一躬到地，說：「展大哥，我是深知你的劍法高明，故此奉懇。」展爺點頭。這雙舞劍的節目，且聽下回分解。